



丁志阔◎著

情场如赌场，征服比馈赠更令男人神往。
官场如战场，位高权重比腰缠万贯更令男人自豪。

机关男人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708

机关男



丁志阔◎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47.5
D6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机关男人 / 丁志阔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039-4307-2

I. ①机…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3232 号

机关男人

著 者 丁志阔

责任编辑 褚秋艳

特约编辑 李 含

装帧设计 小徐书装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

(010)64813384 6481338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307-2

定 价 28.8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机关男人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Chapter 1	幽会	001
第二章		
Chapter 2	事业的巅峰	031
第三章		
Chapter 3	捉奸在床	057
第四章		
Chapter 4	家庭危机	092
第五章		
Chapter 5	副局长之争	121
第六章		
Chapter 6	落选之后	160
第七章		
Chapter 7	另有任用	196
第八章		
Chapter 8	幡然醒悟	219
后 记		
Postscript		249



第一章 ○ 幽会

1

一切都发生得毫无征兆。

我和周凌刚到宾馆的房间还没来得及脱衣，妻子杜晓梅的一个电话就立即追到：“你在哪里呢？”我听得出她的声音气急败坏。

“我……我在外面呢。”我支支吾吾地回答。

“外面是哪里？”

“幸福路，出来为单位采购一点东西。”片刻的慌乱之后，我瞬间就装出比较坦然的样子。

“你撒谎，分明去了城南，却说是在幸福路！”

我心里一惊，心想她是怎么知道的，赶紧解释说：“单位要送礼，刚去城南转了一圈，现在又转回幸福路了。”

妻子半天没有说话，然后突然冒出一句：“你回来吧，我有事找你！”

妻子杜晓梅重重地撂下电话，我心里估摸着坏了，保不准她知道了我和周凌的事情，赶紧回头对周凌说：“不行，我得回去了。晓梅说家里有事。”周凌没有说话，绷着个脸显得很不高兴。我凑上前去，哄她道：“乖啊，又不是没有机会，过几天方便了再陪你。”说着想要在她的脸上亲一下，周凌条件反射

般地往旁边一闪，瞪了我一眼说：“别碰我，烦你。”

从宾馆出来，我以最快的速度开车往回赶，生怕回去晚了杜晓梅看出破绽，可越是着急就越是出事。刚进入城区遇到红灯我一踩刹车，只听“砰”的一声，感觉后面被什么重重地撞了一下。我赶紧下车，发现自己被一辆红色的QQ追尾了。这时那QQ司机也下来了，前后左右看了半天，沮丧着脸说：“大哥，你刹得也太急了，我没有反应过来。”我说：“谁让你不保持车距了？说别的没用，你说咋办吧？”QQ司机央求我道：“大哥，你看我的损坏比你的严重，咱就这么算了吧。”我这才发现他的是一辆刚提的新车，那车的前脸和大灯都有损坏，而我的破捷达却没咋样。估计这司机也是个新手，从他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心疼。我说：“算了？不行，分明是你的责任，要不咱们就找交警。”一听说要找交警，那司机害怕了，我怀疑他连驾照可能都没有，他只好说：“行，那你说咋处理吧？”我伸出五个手指头，没好气地说：“500块，你走人！”QQ司机听了，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说：“大哥，你这不是讹人吗？500块也太多了吧，我看顶多200元。”我一听火了，心说200元打发要饭的呢，我操起电话就要打。那司机看我要动真格的，立即跑上前来，抢过我的电话，说：“好吧，算我怕了你，给你300元，咱就算了事。”我心想300就300吧，要多少是多啊，看这小子也怪可怜的。我说：“算便宜你了，赶快掏钱吧，我还有事。”那司机磨磨蹭蹭，极不情愿地掏出了300元钱递给我，为了显示他的不满，还特意从钱包里找了张污渍斑斑的旧钞。

终于再次发动车子，我这次开得比较小心，同时脑子里盘算着一会儿怎么对杜晓梅说。到了家门口，我没有急于下车，先是把手机里所有和周凌的通话记录以及短信删除，又检查了一下身上是否有周凌留下的头发及口红印之类，然后深呼吸了两口，平静了一下情绪，故作镇定地走下车来。

我推开家门，看到杜晓梅坐在沙发上，正恶狠狠地看着我，恨不得将我一口吃掉的样子，可能生了大半天的气的缘故，她的胸脯正剧烈地起伏着。我故作不知情地问：“这么急找我回来干什么？”杜晓梅并没有说话，那眼神如同一把利刃一样，仿佛要将我看穿，看得我心里有些发毛。她越不说话，我的心里就越没底。

“到底怎么了，你倒是说话呀？”我试探着问。

这一问，却仿佛点着了火药桶，杜晓梅从沙发上跳起来撕扯我，还声嘶力竭地喊：“顾磊，你是不是有外遇了？你说，是不是？”被她这么一撕扯，我心里更加没底了，不知道她究竟掌握了什么证据。如果不是她知道了什么，是不会这么对我撒泼的。

我推开她，假装无辜地申辩道：“你胡闹什么啊，我搞不懂你说什么……”杜晓梅就势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嚎啕大哭起来：“你就骗我吧，分明去了城南，还说就在幸福路。有人看到你去城南，车上还拉着一个漂亮女人……呜呜呜呜……”我心里暗自叫苦，心想谁这么缺德啊，看到就看到呗，居然还把状告到杜晓梅这里。

看杜晓梅又哭又闹，我假装无事极力辩解道：“你误会了，拉了个女人不假，那是一家土特产专卖店的老板。我们单位最近要买一些土特产品去省城送礼，我跟她去城南的库房里看货，你怎么不问青红皂白就胡闹呢……”我一边迅速地编造着理由，一边高速运转着大脑，尽量使这个理由有说服力。

见杜晓梅没有说话，我继续为这个理由添枝加叶，努力使其更加具有可信度：“都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上班时间没事不要给我打电话，会影响我工作的，这下可好，东西没买成，明天领导就要去省城办事，这马上就下班了，你让我上哪儿弄去？”我开始转守为攻。这是我的经验，当你底气不足的时候，你一定要加大火力压制对方，起码在气势上取得优势。

杜晓梅擦了擦眼泪，半信半疑地问我：“真的假的？”

我说：“不信你问问去，就是幸福路那家土特产专卖店。”

“那你刚刚咋这么半天才回来？幸福路离家又不远。”

我说：“你还说呢，就你催得紧，路上撞车了，差点没把命搭上，真倒霉，一会儿还要去修车。”

杜晓梅说：“你真的没骗我？”

我摊开双手：“骗你干什么？我整天这么疲于奔命，还不是为了你们娘俩儿好？”

“那我听外面有风言风语说你有别的女人了！”

“你听谁说的？没有的事情。我估计嚼舌根子的也都是你那些姐妹们，还不是看咱家的日子过得好了，她们嫉妒。”我嘴上这样说着，心里却是恨得咬牙切齿，心想以后一定找机会将那个说坏话的人揪出来，看看究竟是谁这么

喜欢搬弄是非。

杜晓梅半天没有说话，低着头好像在琢磨着什么。从她的表情我能判断出，她并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我出轨。

我说：“你要没事我走了，还得忙活单位的事情。”

刚到门口，杜晓梅叫住了我。

“顾磊，别放着好日子不过，否则你会后悔。千万不要做对不起我们娘俩儿的事情。”

听了杜晓梅的话，我身子一震，停住了脚步。平心而论，虽然我和杜晓梅的婚姻缺少激情，但杜晓梅确实是一个合格的妻子，每天都将我和孩子的起居饮食打理得井井有条，人也勤俭和善。从这一点来说，我出轨就是不应该，确实很对不起她。

我回头看了一眼她，说：“哦，知道了。你放心吧，不会的。”虽然我嘴上说得轻描淡写，但我的心里却充满了懊悔和惭愧。

2

周凌给我发来短信，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吃着碗里望着锅里，以后搞不定老婆，不要来找我。”我看了她的短信，叹了一口气，将那短信直接删掉，没有回……

我和周凌能走到今天纯属阴差阳错。她27岁，长得自不必说，柳叶眉，丹凤眼，皮肤白皙，身材凹凸有致，属于那种让男人一见就想入非非的类型，尤其笑起来那眉眼微微上翘，显得妩媚万分。

周凌的姐姐在幸福路开了一家土特产品专卖店。她在那里帮忙，我去的次数多了，自然就熟络了起来。我是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但凡有采购或者搞福利的事情，多半都归我管，估计周凌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我每次去的时候，她总是对我十分热情，顾哥长顾哥短地叫我，那媚眼抛过来的时候，往往让我感到浑身不自在。我不是没见过漂亮女人，只是周凌这样的女人确实是人间极品，咱也是有血有肉的正常男人，有点想法也是在情理之中。

我和周凌的勾搭首先是从短信开始的。情人节那天,忽然接到了一条短信,大意是祝福情人节快乐。我一看是周凌的号码,就迅速地给她回了一条:“不好意思,没有情人,你的祝福送错啦。”她也迅速回了我一条:“不好意思,是群发。”

我忽然忍不住想逗逗她,就又给她回了一句:“要不,干脆你做我的情人吧?”

她也不含糊,随即回我道:“好呀,但不知做你的情人有什么好处呢?”

我想了想,还真想不出做我的情人有什么好,就回道:“你放心,我会全心全意对你好。”

她迅速回了短短的几个字:“哈哈,谁图你这个!”

一时无话,我禁不住感觉有些好笑,是的,这年头,又有谁在乎感情这两个字呢。我没有再给她回信息,有时候玩笑还应该保持在一定尺度内,太暧昧了反而不好。

我和周凌的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在去年的元旦,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顾哥你在哪儿呢?有点东西要给你。”我随口说道:“啥东西啊?”周凌说:“是姐姐特意从外地给你弄的两瓶药酒,大补的,别人都没有。”我说:“我在外面吃饭呢,吃完去你那里取吧。”

由于我经常捧他们的生意,所以他们偶尔会弄一些礼品给我,对此我已经是习以为常,便没有多想。

吃完饭的时候已经晚上9点多了,本想直接回家,却接到了周凌的电话:“顾哥你到底来不来啊,我都快要关门了。”我说:“那好吧,我现在就过去。”

那天和几个哥们儿在一起聚餐,喝了大约有一斤多白酒,有些微醉,踉踉跄跄地来到了周凌的店里。当时服务员早已下班回家,只有周凌一个人在,平时她替姐姐看店,晚上就住在那里。

我进到店里,随口问道:“酒呢?”周凌见我来了,从柜台里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硬纸盒,很神秘地说:“这是姐姐特意从长白山深山老林里弄回来的野山参、鹿茸等名贵中草药泡的,对男人大补的。”

我嘿嘿笑了,拍拍胸脯自夸道:“我这身板儿还用补?”

周凌上下将我打量了一番,有些狐疑地说:“这我哪儿知道?现在的人别

看五大三粗的，其实虚不虚只有自己知道。”

我一听这话来劲了，借着点酒劲，大着胆子说：“怎么，不相信啊，要不你试试？”

一句话把周凌说得满脸通红，她骂道：“去吧，你咋这么讨厌呢，试也不和你！”

要说这男女的感情，有时候也需要勾兑，打情骂俏之后本来没有可能的事情也会变得有可能。那天周凌穿了一件白色的半截小衫，下身着一条深蓝色牛仔裤，头发很自然地披散在肩头，散发着无限的女人魅力。

我本来是拿了药酒要走的，但不知为什么，忽然就有些意乱情迷。有时候男人就这样，情欲上来的时候行动根本就不受理智支配。

我掏出一支烟点着，双肘拄在柜台上，有一搭无一搭地和周凌闲聊起来。周凌似乎也没有想让我走的意思，她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说：“你喝点茶醒醒酒吧，看你说话都有些颠三倒四了。”

也就是在那一天，我了解到周凌原来是舞蹈学校毕业，后来年纪大了，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才来姐姐的店里帮忙。读书时，她也有一段美好的初恋，只是毕业后男朋友跟一个模样相貌都不如她的有钱人家的女孩儿走了，彻底抛弃了她。

周凌说这话时，充满了伤感，这让我对她的好感倍增。看得出她是一个有爱有梦想的女人，而这样的女人往往比那些仅仅是脸蛋漂亮却头脑简单的女人更可爱。说到初恋，周凌一脸忧伤，我连忙安慰她：“没关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会找到更爱你的男人的。”周凌叹了一口气说：“但愿吧，这个世界，最搞不懂的就是你们男人了。”我说：“那是，不但你们女人搞不懂，有时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懂自己。”

那天晚上我没有碰周凌，这为我们后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照周凌自己的话说就是：“如果你那天晚上碰我，我是万万不会从你的；相反，你没有碰我，反倒让我觉得你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男人。别看你平时说话挺不着调的，其实我感觉你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并非随随便便的那种。”我对此不置可否。虽然这个世界婚外情比较泛滥，但我深知自己确实还没有沦落到可以随时将传统道德抛在一边的程度。

如果这个世界的男人可以划分为三种：一是恪守传统道德始终如一的；

二是想变心却又前怕狼后怕虎有贼心没贼胆的；三是既有贼心又有贼胆见一个爱一个的。那么我无疑属于第二种。其实像我这种男人也挺可悲的，别看还有点原则和尺度，但也绝非什么好鸟，只是时机没有成熟，一旦成熟了，很容易就沦为第三种男人。

当然，我也从来就没承认过自己是一只什么好鸟，后来发生的一切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和周凌的关系出现实质性变化是在元旦后的一天。周凌让我帮她出一次车，说有个农村亲戚家的孩子结婚，她要去随份儿礼。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谁知回来的路上车子抛锚了，荒郊野外的打不着火，连暖风都没有。车子里跟室外的温度差不多，可怜周凌穿得十分单薄，冻得瑟瑟发抖。我说你穿我的外套吧，然后就把自己的羽绒服脱下来，披在了她的肩上，自己却一个人穿着毛衫跑在马路上拦截过往行人，帮忙推车。等到车子终于发动着了，我也被冻得直打喷嚏。

周凌把羽绒服递给我，不好意思地说：“快穿上吧，小心感冒了。”我笑了笑说：“没事的，好人做到底，一会儿等暖风热了你再给我。”周凌的眼里含满了感动。

其实我这么做没有别的意思，完全出于男人的本能反应，即便是换了任何一个女人，我都会这么照顾她；但这个行为却让周凌认为我是个细心的人。她后来说：“你知道吗？那一刻，我觉得你特别爷们儿，如果做你的女人，肯定很幸福。”

有一次，我在手机短信上半真半假地说：“那你就做我的女人吧。”周凌还是那句话：“好啊，告诉我，做你的女人有什么好处？”我想了想，回答还是跟上次一样：“我会全心全意对你好。”

其实幸福这一词挺笼统的，究竟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我认为是幸福的事情，周凌却未必觉得那就是幸福。很多时候，所谓的幸福只是我们出轨的一个借口，就好像爱情一样，往往被我们披上了华丽的外衣。剥去这层外衣，你也许会发现，它原本没有那么美丽。

就这样，我和周凌因为所谓的幸福，短信交流越来越频繁，直至彼此产生依赖。有一天晚上，我在单位加班，周凌给我发短信说她一个人很寂寞，让我去店里陪陪她。那一刻我却犹疑了，傻瓜都知道如果我去了将意味着什

么。我想到了妻子杜晓梅，想到了儿子乐乐，就这样我在去与不去之间激烈地斗争着。这绝对是一个难以抉择的过程。我几次想要拒绝，但是又耐不住心里的一丝冲动，几番挣扎过后，我还是去了。

一切都在意料中，周凌先是挣扎抗拒，后来是顺从，再后来是迎合……当我汗津津地从周凌身上爬下来的时候，我的心里却空落落的，仿佛失去了什么。我不知道这一刻对我的人生有着怎样的意义，但我知道，我将再也不是原来的自己。

3

我发誓要找出那个说我坏话的人，几次套问杜晓梅，无奈她就是不说。她越是不说，我就越觉得如芒在背，要知道身边插一个间谍暗哨可不好。这好比一颗定时炸弹，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引爆了。

一段时间内，我不敢再和周凌联系。

周凌在电话里问我：“最近这是怎么了，咋不和我联系呢？变心了是不是？”

我说：“不是，晓梅好像知道了咱俩之间的事情，我怀疑身边有人告密，咱们以后还是谨慎一些为好。”

周凌生气地问道：“谁会告密啊？再说了，咱俩做得这么隐秘，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该不是你对我厌倦了，想要找个理由离开我吧？”

我说：“你瞎说什么呢，都是真的，不是开玩笑。”

周凌没听我的解释，断然说道：“既然这样就随你，别以为我离开你活不了，你以后也不要再找我！”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那一刻，我想骂娘，没想到搞个婚外情还这么累。一边是杜晓梅的怀疑，另一边还要面对周凌的埋怨。

自从上次杜晓梅怀疑我之后，她总是对我不冷不热，似乎在暗中观察我的行踪。我不敢有丝毫大意，只好完全回归在家庭当中，全力扮演好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角色。夫妻之间，一旦有了怀疑，那么感情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契合了。我感到正有一条无形的裂痕在我和杜晓梅之间形成，我必须想办法

把它弥补。

恰好赶上岳父过生日，这可是我好好表现的机会。我提前与杜晓梅商量：“晓梅，这个周末爸爸就过生日了，咱们该给他老人家买点啥？”

当时杜晓梅正撅着屁股擦地，听了我的话，没有搭理我。

我耐着性子继续讨好道：“要不这样吧，我在世纪大酒店订两桌，反正能签单；买一个大蛋糕，孩子们会喜欢吃的；然后我再从单位弄两瓶好酒回来，这样应该差不多了。”

杜晓梅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回过头来望了我一眼，不冷不热地说：“随你。”

岳父生日那天，我全力表现着，屁颠屁颠地忙前忙后。杜晓梅总共姐弟四个，她排行老三，她下面有一个弟弟刚刚从部队转业，连级干部，待分配过程中；她有两个姐姐都嫁人了，姐姐的丈夫一个是搞建筑的瓦工，偶尔带着几个人包点活儿，还总被人欠账要不回来；另一个是公交公司的司机，专门负责跑乡下专线，工资待遇也不高。相比于他们两个，我算是比较光鲜的一个，我在经济局办公室当主任，手中多少还有一些实权。当然，我知道做人不能太张狂，越是这样越应该谦虚谨慎，尤其在两个连襟面前，因为人都有嫉妒心，你太张狂了会被他们看不顺眼。

三个姑爷中岳父岳母显然更器重我，整天把我的名字挂在嘴边。当然，我也真给他们争气，不但替他们摆平了不少事，而且逢年过节的名烟名酒等各种礼品也不断地送上门。而其他两个姑爷却略显寒酸，生活基本维持在温饱线上。就拿这次生日来说，大姑爷拿的两瓶酒总计也不过200元，还是我们本地产的；二姑爷更差，只是提了一点水果就来了。岳父岳母虽然没说啥，但是脸色却有些难看。而相比之下，我这顿饭少说也要花去近千元，再加上两瓶五粮液，一个大蛋糕，2000元都挡不住。岳父岳母没怎么搭理那两个姑爷，只是一个劲儿地夸我办事能力强，还不时地给我夹菜。姐夫们似乎也觉得自己气短，闷着头不怎么说话。

我当然知道这个场合需要把气氛调节得更热烈一些，赶紧给两个姐夫倒酒，说：“大姐夫，二姐夫，今儿是爸生日，咱得多喝点，都放开了喝啊。”

我这两个连襟虽然酒量不大，但也属于好喝的类型，再加上今天难得碰上这么好的五粮液，几杯下肚就都不再拘束了，说话也开始不着边际。尤其

二姑爷李国良，原本就是一个性情耿直的人，喝了酒之后说话更是直来直去。他看着满桌子的酒菜抱怨道：“本来我打算这次去农村买回一条笨狗杀了给爸庆祝生日，可晓娟就是不让我买，说又不是外人，没必要花那没用的钱。你说这要是再有两盘狗肉多好，况且咱爸还爱吃狗肉！”二姨子杜晓娟听了他的话之后，立即打断他，生气地说道：“谁不让你买了？还不是你自己没钱，没钱还打肿脸充什么胖子！”本来就对丈夫怨气十足，听着他在说大话吹牛皮，杜晓娟实在是忍无可忍。

李国良涨红了脸说道：“再没钱也不差那点钱，三五百块钱足够了。”杜晓娟白了他一眼，轻蔑地说：“三五百块钱怎么了，你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啊？就你那1000来块钱工资，都不够我们娘儿俩的生活费呢。”

李国良一看杜晓娟不给他面子，刚要发火，却被丈母娘及时打断：“你们两个都少说两句吧，今天是你爸生日，就不能让他清净些。”两个人这才罢了。

我赶紧给他们倒酒，从中打圆场道：“狗肉的事情好说，哪天赶上都没事的时候，我这儿有方便车，咱随时可以去农村买。”

杜晓娟看我又给李国良倒酒，赶紧阻拦我道：“顾磊，你就少给他倒些吧。他一见着酒就没命，喝多了又该说胡话了。”我笑着说：“二姐，没事的，今天就多喝些，反正明天又不出车。”

大姐夫赵忠发性格比较沉稳，只是笑呵呵地看着我们不说话。

我们正边喝边聊，忽然那边桌上又炸开了锅，原来大姐夫家的女儿莹莹和二姐夫家的毛毛因为抢蛋糕打起来了。蛋糕上只有两个寿桃，总计有三个孩子，注定了有一个孩子得不到，乐乐早早地就切了一个放在自己碗里，莹莹和毛毛之间抢起来剩下的一个。莹莹是女孩，比毛毛大几岁，重重地在毛毛的脸上抓了几道长的大血印子，等到大人们发现时，想要阻拦已经来不及。

毛毛哇哇大哭，血滴顺着脸颊淌下来，看着怪让人心疼的。

杜晓娟本来心情就不好，见毛毛又吃亏，便一把拽起李国良：“别喝了，走，赶紧回家给孩子处理伤口去。”李国良虽然心有不忍，但孩子确实伤得比较重，也只得站起来。

我也跟着站了起来，说：“我开车送你们吧。”

杜晓娟头也不回地说：“不用了，又没什么大碍，只是皮外伤而已，我们出门打车就行了，你还是在这里好好陪爸爸过生日吧。”说完，拉着毛毛匆匆地走了。

大姨子杜晓玲看女儿莹莹闯了大祸，忍不住训斥莹莹道：“你都这么大了，咋一点当姐姐的样子都没有？都不知道让着小弟弟。看把他的脸挠的，要是留下疤痕我饶不了你！”莹莹正闷着头在那边憋屈着，经母亲这么一说，哇的一下哭出了声。

岳父看这饭是没法再吃下去了，啪的一下将筷子摔在了桌子上。老爷子本来就十分倔强，经大人孩子们这一番折腾，什么心情都没有了，抬头对我说道：“顾磊，开车送我回家，这饭我不吃了。”我赶紧劝说道：“爸，今天是您生日，好歹吃完了再走。”岳父生气地说：“不吃了，气都气饱了。”我连忙夹了一块鱼，放在他的碗里，说：“爸，您尝尝这鱼吧，可是大河里野生的，味道鲜着呢。”

赵忠发见状转头对妻子杜晓玲小声说：“你愿意教训孩子回家再教训，也不分分这是什么场合，别坏了大家的兴致。”

杜晓玲见老爷子生气，觉得自己的行为也有些不妥，想了想，不再说什么。

生日晚宴就这样毫无生气地继续着……

等到赵忠发一家三口最后也走掉的时候，岳父终于忍不住发话了：“顾磊，实话对你说，在这三个姑爷中，顶数你让爸爸最省心。来，爸爸今天单独敬你一杯，希望你好好对晓梅，以后咱家就全靠你了。”

说完老爷子要给我倒酒，我赶紧将酒瓶抢过来说：“哪有长辈给晚辈倒酒的道理，还是我敬您吧，祝您永远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说完，我小心地给老爷子倒满了一杯酒，岳父高兴地喝了下去。妻子杜晓梅笑着看了我一眼。

晚上回到家里，杜晓梅对我说：“你说也是啊，晓娟太过分了，再怎么着也不能当着全家人的面让国良下不来台。要是我，死活都不会这么说你。”

我讨好地从后面环住了她的腰，亲昵道：“有几个像我老婆这么通情达理的！”杜晓梅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手：“去，就你嘴甜。”嘴上这样说着，却是一脸的幸福。

晚上，趁乐乐睡着的时候，我和杜晓梅过起了性生活，她好些日子没这么积极主动过了。

我以为我和杜晓梅之间从此就万事大吉，但显然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周凌见我很久没有联系她，就耐不住了，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打。刚开始时，我还能编造一些理由诸如工作忙、陪领导吃饭、出差之类，但时间久了，周凌根本就不相信。后来她干脆威胁我说：“顾磊，你要是再不来见我，晚上我就把电话打到你家里去，不信你就看着！”

我说：“你不会吧，疯了咋的，你就不怕晓梅知道了找你拼命？”

周凌说：“我才不怕，既然你都决定离开我了，我还怕啥！”

我说：“我什么时候决定离开你了？你不要瞎猜疑，我这些日子确实工作忙。单位正在策划一些招商引资的项目，我要负责客商的接待工作。”

周凌说：“我不管，如果这周内再见不到你，你就等着瞧。”

我没把周凌的话当回事儿，因为在我看来，周凌是一个理智的人，这么冲动的东西她是不会做的，充其量只是想吓吓我而已。其实我说的也不完全是假话，最近单位确实忙，县里在加大招商引资的工作力度。我们局负责项目的编制和策划工作，涉及到对上争取资金，我总要陪同局长跑省市协调关系。所以我的职位在一些人眼里是肥差，因为有些钱是需要我花出去、送出去的。这年头什么都靠关系，有了关系才好办事，但关系又是靠什么建立起来的？当然要靠物质的投入。

说实话，别看我这个办公室主任的官儿不大，但是压力却不小，不但要懂得左右逢迎、溜须拍马，还要协调好单位内部的各种矛盾。

经济局的职工不少，在编的有四十多人，常年上班的有三十多，大多是领导家的亲属，哪一个都得罪不起。有几个人还对我的岗位虎视眈眈，我知道的就有乡镇企业科的侯井明，人送外号猴精明，长得也跟一个猴儿似的，干瘦干瘦的；还有组织人事科的邓军，干组织人事科长都六七年了，啥油水没有，整天就是组织政治学习，或者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群团妇女工作。他不止一次地跟我抱怨说：“顾磊，要不咱俩换换呗，我这整天搞思想政治工作，都快崩溃了。”我说：“你那工作啊，我可干不了，还得你这样城府深、政

治性强的人来干。”邓军抱怨道：“妈的，再这样干下去，都把自己搞傻了。”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他们看我办公室主任这个职位眼热，最主要的是因为有油水可捞，还能整天陪在领导左右，吃吃喝喝，潇洒得很。但我不会轻易撒手把这个职位拱手相让的，而且我会采取各种方式巩固自己的地位，包括与领导搞好关系。这一点我比较擅长，也是他们两个望尘莫及的。

这一天终于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晚上回到家里，感觉浑身像散了架一样，斜靠在沙发上，懒洋洋地就想睡去。杜晓梅问我：“吃饭没，锅里热着蒸饺呢，牛肉馅的，妈给送来的。”我说：“吃过了，晚上陪开发区的几个领导，喝了不少酒。”杜晓梅说：“要不要我给你烧点热水，洗洗脚？”我说：“也好！”

杜晓梅转身刚走，我的电话就响起来了，我拿起一看，心里一惊，是周凌打来的，我赶紧摁掉。可没想到周凌非常执着，我刚摁完，她就再打，如此反复几次，吓得我干脆把手机关了。

杜晓梅端着热水走了过来，问我：“怎么不接电话？”

我慌忙说：“还是开发区的几个领导，说好了要去洗澡按摩，被我拒绝了，这不一个劲儿地打电话骚扰我。”

杜晓梅虽然有些怀疑，但也没再说什么。

趁杜晓梅进卧室哄乐乐睡觉的间隙，我偷偷打开了手机，周凌给我发来了好几条短信：顾磊你好大胆，居然敢不接我电话，再不接电话我就打你家座机。

我真的怕周凌会打我家座机，因为她知道号码，于是赶紧给她回了一条短信：行了姑奶奶，我算怕了你。明天周末，正好我有空，上午9点，老地方不见不散。

周凌也迅速地给我回了一条：好，上午9点我若是看着你，我就吃了你。

正在愣神的当口儿，杜晓梅从卧室走了出来，问我：“干吗呢？”

我支支吾吾地说：“在打游戏。”

杜晓梅说：“好好洗你的脚吧，打什么游戏。”

我赶紧将短信删除，然后再次将手机关机，心里却是极其烦乱。我琢磨着该编造一个什么样的理由跟杜晓梅说明天有事要办，然后去和周凌幽会。

第二天一早，我正愁没有理由撒谎，忽然一个电话打进来，是我们局长